

# 探索的十年

上

杨超 主编  
四川教育出版社



五决  
杨超画

第十卷 第

# 探索的十年



# SHINIAN •

新加坡南洋出版公司

一九八七年·成都

特约编辑：蔡济生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面设计：顾求实

**探索的十年**

上册

---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75 字数350千  
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

ISBN7-5408-0127-1/B·1

书号： 2944·1

(软精装) 定价：3.19 元

# 目 次

探索的十年……………“两论”学习组（ 1 ）

\* \* \*

## 总 论

过程论…………… 杨 超（ 10 ）

实事求是与哲学基本问题…………… 杨 超（ 54 ）

论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杨 超（ 67 ）

学习和运用矛盾的精髓学说…………… 杨 超（ 80 ）

本质辨…………… 杨 超（ 97 ）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毛泽东

哲学思想的特色…………… 杨 超（ 105 ）

\* \* \*

## 关于体系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探索…………… 张伟民（ 113 ）

历史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

哲学思想体系…………… 林 圃（ 139 ）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

纲要性文献…………… 张伟民 彭泽农 林 圃（ 145 ）

列宁的“三者同一”思想

- 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彭泽农 林 圃 (175)
- 辩证法实质上就是认识论  
和逻辑学……彭泽农 林 圃 (202)
- 关于“一整块钢铁”的  
两个部分……彭泽农 林 圃 (220)
- 关于哲学体系、对象和  
哲学现代化问题研究述评……彭泽农 (226)

\* \* \*

### 关于精髓与核心

- 谈谈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张伟民 毕剑横 (232)
- 如何理解列宁关于辩证法  
的实质和核心的论述……彭泽农 林 圃 (245)
- 再谈如何理解列宁关于辩证法  
的实质和核心的论述……林 圃 彭泽农 (259)

\* \* \*

### 关于形成与发展

-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优秀哲学  
传统关系的探索……毕剑横 (267)
- 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卢志清 (281)
- 新时期应用与发展  
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林 圃 彭泽农 (294)
- 新时期的“实践论”初探……林 圃 (302)
- 新时期的“矛盾论”探讨……林 圃 (315)
- 毛泽东矛盾学说在新时期的

运用和发展……………毕剑横（329）

\* \* \*

### 关于基石

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是实事求是……………毕剑横（338）

谈谈实事求是和哲学基本问题……………毕剑横（355）

\* \* \*

### 关于波浪式

关于波浪式发展规律和唯物辩证法

其他规律的关系问题……………彭泽农（360）

波浪式发展规律同对立统一规律

的关系……………彭泽农 林 圃（380）

波浪式发展规律是唯物辩证法

的基本规律之一……………彭泽农 林 圃（396）

“波浪式”曲折与“螺旋式”

曲折的区别……………林 圃 彭泽农（413）

毛泽东辩证平衡思想永放光芒……………彭泽农（424）

波浪式发展规律研究的

新进展和新问题……………彭泽农 林 圃（439）

# 探索的十年

## “两论”学习组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灿烂局面。其盛况，乃是诸子百家在哲学上的竞胜争强。引人注目的世界观（道）和方法论（术）的理论，不仅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而且为现代科学家一次又一次推崇。究其兴旺之缘由，学派林立是其一。

庄子的《天下篇》对当时的道术，用“先儒、次墨、后道”六个字加以概括。其实，何止儒家、墨家、道家，还有名家、法家、术家、法术家。“学”者，学派也；“子”者，学家也。就是各个大家，也分为许多学派。儒分为八，墨分为三，这是韩非在《显学篇》的概括。道家同样分为三派：宋钐、尹文之道，田骈、慎到之道，环渊之道。

美哉，赋之兴于汉也，诗之盛于唐也，词之崛起于宋也！汉、唐、宋三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典诗词歌赋的全盛时期，不能不说，其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争妍斗艳，是原因之一。

在天、地、生、数、理、化与文、史、哲、经、政、法各个领域，从它们成为一门科学的第一天起，无不学派林立。当代自然科学之所以欣欣向荣，与英国剑桥学派、爱因斯坦学派、哥本哈根学派、普林斯顿学派、布鲁塞尔学派……的建树与对峙，难

道不是分不开的吗？！对于正在兴起的硅谷学派、筑波学派……人们不也是翘首相望吗？！

不难看到，从思想界、学术界到文化界，从古至今，从中国到世界，学派的存在不仅具有客观必然性，而且学派之间的切磋，成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尤其是哲学突飞猛进的内在驱动力。如果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那么学派之间的又对立又统一、又斗争又同一，则是思想、学术发展的动因。

三十年前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能不能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争论呢？所谓学派，顾名思义，无非是指学术上的派别。堪称学派，大体上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独创性见解，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术体系；二是要有学术带头人，并形成承前启后的学术梯队。用这两条去衡量，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伊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就有不同学派存在了。远的且不说，就以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实践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说，就有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中国模式……与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相适应的，就有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邓小平指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版的政治经济学的问世。体现在其中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就是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如果仅就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也有不同的学派存在。自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传入中国以来，称得上学派的，有王亚南学派、孙冶方学派、薛暮桥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学派、北京大学学派、复旦大学学派、武汉大学学派……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称得上学派的，有李达学派、艾思奇学派、杨献珍学派、北京大学学派、吉林大学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不同学派的存在表明，不同学派之间是大同小异，而不是大异小同，更不是只有异而无同。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会有不同学派存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要掌握真理和发展真理，就一定要经过实践，就一定要总结经验，就一定要进行比较，就一定要运用抽象力。正因为从事实的不同，经验总结的不同，纵横比较的不同，思维能力的不同，所以必然出现不同的学派。可是，在“左”的形而上学横行和唯心主义猖獗的时期，不仅不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而且往往在某个时期强制地或褒或贬某个学派。

显然，这就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不同学派的存在，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的问題。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来说，它来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三大来源实际上是三大学派。就是三大学派内部也有不同学派。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本身正是融汇了不同学派的优秀成果，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宝贵财富才得以产生的。又就马克思主义的付之实践及其发展来说，它产生之后，在无产阶级争取彻底解放的实践中，逐渐成了各国革命的指南，在各国广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传播，就必然要同各国的社会条件、当时的历史状况、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在结合中使本身得到发展。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的结

合，要经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允许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学派的存在，在既相同一、又相区别的学术探讨中，有助于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取长补短，有助于理论同实践的结合，减少“结合”过程中所难以避免的曲折。

毛泽东以矛盾的精髓学说为准绳，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的前提下，所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的不同学派的“百花”和“百家”。因此，如果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不同学派的存在及其“齐放”、“争鸣”，无异于从根本上否认“双百”方针的依据，否认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学说，即否认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从而会在根本上抑制科学的发展，乃至取消科学。

当我们把以杨超为代表的“两论”学习组的主要论文结集出版，以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50周年，在我们这个“两论”学习组成立10周年的时候，是不能不回答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允许不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以及不同学派的争鸣和齐放好不好这样两个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两论”学习组，对于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列宁和毛泽东所发展了的唯物辩证法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其他学派相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我们这个以研究中国化了的唯物辩证法体系为使命的松散的学术组织，之所以取名为“两论”学习组，这要追溯到延安时期。我们这个“两论”学习组的代表和导师杨超，不仅早在三十年代就是当时的全国社会科学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到了延安之后又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主持的以讨论《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重任的“两论”学习组的六位成员之一。针对林彪、江青

两个反革命集团大搞现代迷信、大搞句句主义，杨超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在被关押时写了长达三十八万字的哲学笔记。为了整理这个笔记，在中共四川省委的关怀下，于一九七七年初，由张伟民主持和组织了一个班子。从此，我们这个“两论”学习组就宣告诞生了。可见，我们这个“两论”学习组，是在清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肆意篡改和践踏，是在清除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一九七七年秋，当200本《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第一稿（打印稿）送出去征求意见时，我们先后收到了来自全国的一百多封热情洋溢的信，其中包括熊复、任白戈、温济泽、宋振庭等同志的来信，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一九七八年春，当1,000册《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第二稿（铅印稿）再次送出去征求意见时，又收到了一百多封来信，同时我们到全国部分大学和科研机构交换意见。应当特别感谢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于一九七八年冬在北京专门为本书召开了座谈会；教育部武汉哲学教材会议倡议于一九七九年底在成都召开全国性的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本书的2,000册第三稿（铅印稿）就是为成都会议准备的。从杨超的第一部哲学专著——我们这个“两论”学习组的第一个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初版时原名《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到，本书的问世是吸收了全国哲学界智慧的产物。当时，正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处于高潮。这也说明我们“两论”学习组是在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中诞生的。

在这十年中，我们一直坚持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原则，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原则，学习与写作相结合的原则，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原则。也就

是说，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是五个“结合”的产物。

在这十年中，一共写出并出版了这样一些哲学著作：杨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实践中的自然辩证法》以及由他主编的本书——《探索的十年》；在杨超的指导下，张伟民和毕剑横主持整理了吕子方教授的遗著《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下卷）；在杨超的提议下，彭泽农和林圃合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波浪式发展规律研究》；毕剑横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概论》，查有梁写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教育科学》。此外，我们“两论”学习组的成员发挥各自的特长，出版了多部专著，撰写了不少论文。

在这十年中，在杨超的倡议和支持下，创立了两个研究会——四川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四川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创建了两个研究所——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研究所、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所；创办了三个刊物——《大自然探索》、《毛泽东思想研究》、《四川统一战线》；建起了一个四川省诗书画院；招收了第一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生。

十年的历史表明，我们“两论”学习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下诞生与成长起来的。这可以从我们“两论”学习组的特点看出来：

第一，我们针对林彪的句句主义，遵照邓小平关于要从科学体系上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示，从杨超第一部哲学著作的初稿开始，就研究并论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我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以实事求是为红线、以实践理论为基础、以矛盾学说为纲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们还认为，应当改造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当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体系。

第二，我们遵循党中央关于要调查新情况、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得出新结论的指示，主张并探索了新的实践论、新的矛盾论。新的实践论必然是经济建设实践论，新的矛盾论必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论。杨超的第二部哲学著作题为《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就突出了一个“新”字。我们还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是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时间界限的，是以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根本标志的。

第三，我们在理论上勇于探索，在探索中提出了“一个体系”、“两类范畴”、“三个论”、“四条规律”。“一个体系”，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两类范畴”，即既有认识过程的范畴，又有实践过程的范畴；“三个论”，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实践论”、“矛盾论”、“过程论”是它的三个突出贡献；“四条规律”，即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波浪式发展规律或平衡不平衡规律、跳跃式前进规律或量变质变规律、螺旋式上升规律或肯定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此外，还把唯物辩证法概括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总是作为过程出现的，过程总是循着规律展开的。作为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作为存在规律与思维规律相同一的辩证法理论，反映了物质运动的最一般的规律。

第四，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史和当代出现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给予高度重视。为此，整理了《中国古代科技史》遗著，杨超倡议召开了全国性的《山海经》、《道德经》、《易经》的学术讨论会。我们认为，当代科学方法论的新成果，将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

第五，我们致力于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改革、搞活、开放的研究。

本书所收集的文章，反映了我们在五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两论”组在哲学探索中的理论特色。我们在五个方面的努力，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力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作出时代赋予我们的应尽责任。

为了广泛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我们应邀出席有关学术会议和讲学。先后参加的学术会议，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讨论会桂林会议，全国自然辩证法理论讨论会成都会议，全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扩大理事会北京会议，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桂林会议，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长沙会议，湘鄂边区党史讨论会长沙会议，哲学问题学术交流会成都会议，全国党校哲学讨论会成都会议，土地革命时期党史讨论会成都会议，新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大连会议，全国伦理学讨论会成都会议，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讨论会成都会议。先后外出讲学主要有：两次到广东，一次去湖南，一次去湖北，一次去东北三省，一次去山西。在这些讲学活动中，都由杨超亲自主讲。这两方面的活动，使我们有机会向哲学界同行学习。

中国在改革中前进。作为祖国的儿女，作为具有优秀的辩证思维传统的中华民族的后代，作为新时期的理论工作者，显然，我们所做的一切，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距离时代对我们的要求还很远很远，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想在改革中继续探索。至于在探索中，难免失足，这就期望学术界、尤其哲学界给予指正。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我们的观点，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是理论部分，下册是应用部分。杨超同志的秘书刘光炳、裴希林两位同志

对于我们的学习与研究，曾经先后给予了帮助；范咀华同志曾经参加了杨超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整理工作；冯国元、庞长富、吉勇夫、李声禄四位同志，对于我们的成果，写了书评；七家出版社的薛德震、袁淑娟、邓星盈、王益奋、边金魁、张毅辉、张力、金成林、曾宪治、蔡济生等十位同志，为我们成果的出版，付出了辛劳。对于以上同志，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两论”学习组**

**1986年11月15日**

# 过程论

杨超

## 一 过程论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有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这就是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恩格斯最早提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sup>①</sup>列宁曾经指出：“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sup>②</sup>毛泽东同样说过：统一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要把世界当作过程去考察。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深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三者的同一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毛泽东有杰出的贡献，作了深湛的阐明和精辟的发挥。

在论述辩证唯物论时，毛泽东不但深刻地阐述了社会实践就是“社会实践过程”，社会实践包括“物质生产过程”、“阶级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240页。

<sup>②</sup>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斗争过程”、“科学实验过程”，这三个过程既缺一不可，又有机结合；而且科学地论证了认识过程，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这就说明，过程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不可分割的。

在论述唯物辩证法时，毛泽东透彻地指明：矛盾的绝对性和矛盾的相对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矛盾的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其个性是“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sup>①</sup>。这就说明，过程的学说和矛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论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是不可分割的。

总之，实践论、矛盾论、过程论，三者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实践论，是辩证的认识论；矛盾论，是认识的辩证法；而过程论，则是辩证的认识论和认识的辩证法的统一体。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过程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篇光辉著作，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过程论的姐妹篇。前者是十年土地革命全过程的科学总结，后者是八年抗

---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292、295页。